

我有一瓢酒 可以慰风尘

——浪子回头的唐朝诗人韦应物

□ 刘广辉



韦应物像（选自清刊本《历代名臣像解》）

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六月九日,安史叛军攻陷潼关,长安最后的屏障轰然崩塌,战火无情地扑向这座繁华都城。惊恐万状的唐玄宗决意放弃长安西逃入蜀。六月十三日黎明,他带着少量亲信、禁军和杨贵妃从长安延秋门秘密出逃,仓皇地舍弃了宗庙、百官和一城的百姓。

历史的洪流之中,个人命运如同一叶扁舟,轻易便被时代巨浪席卷。群龙无首的长安很快被叛军占领,一时间沦为人间炼狱,万千百姓四处奔逃,哀号遍野,十室九空。

惊恐四散的人群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山水诗人的韦应物。突然的变故碾碎他的所有骄傲和安逸。玄宗西逃后,他滞留长安,人生被彻底扭转,从云端跌入深谷。而就在不久之前,他的人生还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模样。

韦应物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出身于长安京兆韦氏名门。唐人评价“城南韦杜,离天尺五”,是唐朝顶级豪门士族,世代为官,其曾祖父韦待价更是做到了武则天时期的宰相。韦应物十五岁便以门荫入官,担任唐玄宗御前侍卫(右千牛备身),出入禁中,锦衣骏马,一时风光无限。少年的春风得意,和帝王的恩宠,让他渐渐恃宠而骄。那时的他不问诗书,不修品行,甚至干出了私藏亡命之徒的荒唐事,妥妥是长安城里一个纨绔子弟。晚年他在《逢杨开府》中坦陈不堪过往:“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

谁也不会料到,这个不学无术、恣意妄为的少年日后会浪子回头,成为清正爱民的良吏,还成为一位山水诗人,留下许多清新自然、传诵千年的诗篇。

叛军占领长安后,韦应物曾经的权势和依靠转瞬成空。正如他在诗中所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侍卫之职丢失,家宅被毁,他只能携带家人避乱于武功宝成寺,凄惶度日。这段时间,他亲眼看见叛军劫掠长安,百姓流离困苦。乱世让这个浮躁少年慢慢清醒过来。那个斗鸡走狗的浪子,收起曾经的傲气,开始安静地“折节读书”,踏实地“把笔学题诗”,在乱世中重新塑造自己,誓要告别“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的以往。

支撑他这场脱胎换骨般蜕变的,还有一股强大而温柔的力量。在动荡的岁月里,他迎娶了妻子元苹,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温暖的相遇。元苹是北魏皇族之后,温婉贤淑,品性纯良。嫁入韦家的时候,韦家早已不如往日。但她不慕奢华,从来都是“出入勤俭,未尝怠倦”。忙碌之余还“诵读诗书,玩习华墨”,与韦应物“结发二十载,宾敬如始来”。这段有烟火、有诗意的温情生活,抚慰了韦应物颠沛失落的灵魂,也是他后来无比怀念的时光。

带着这份温暖与力量,韦应物重新走进仕途。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安史之乱终被平定。历经乱世磨砺与山寺苦读的韦应物于同年秋冬再度出仕。此时的他早已洗心革面,不再是当年的纨绔少年,一心想做一名勤政为民的好官。而他初返仕途的第一站,便是出任洛阳丞。任职期间,眼见当地驻军军纪混乱,滋扰百姓,他毫不畏惧权贵势力,毅然“扑挾军骑”,严惩了以往官员都不敢触碰的军中跋扈,虽遭排挤也绝不妥协。

相守半生的妻子是他仕途奔波中温暖的依靠。奈何世事无常,一场沉重的打击悄然降临。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年仅36岁的元苹因病去世,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这是韦应物一生的悲痛。他亲自为妻子撰写墓志铭,还先后写下近二十首悼亡诗,字字泣血,句句追思。“柔翰全分意,芳巾尚染泽。残工委管篋,除害经刀尺。”旧物还在,但斯人已逝,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他终身未再娶,也未纳妾,一生的真情只留给了他的元苹。

经历这场彻骨之痛,韦应物彻底褪去所有锋芒,心性更为沉稳,常怀悲悯之心,常念民生艰难,勤政爱民,

清正廉明,被后世尊为唐代循吏的典范。南宋末年文学批评家刘辰翁评价其“居官自愧,闵闵有恤人之心”,精准概括了他的为官品格。此后他辗转仕途,先后出任鄂县(今陕西西安鄠邑区)、栎阳(今西安临潼区栎阳街道)等地县令,也曾回朝任职。

时日推移,他之后还“三领大藩”,先后出任滁州(今安徽滁州)、江州(今江西九江)、苏州刺史,每到一地都以百姓为先。滁州久经战祸,民生凋敝,他施政宽和,清静守职。期间写下“身多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诗句。因体弱多病,他常想辞官归隐。看着治下流离失所的百姓,又为自己拿着朝廷俸禄却无力改变现状而深深愧疚。这份自省自责,成为后世许多良吏修身自省的参照。调任江州,即遇大旱之年,“早岁属荒歉,旧逋积如坻”,粮食歉收,民力疲困不堪。他“终朝理乱丝”,以“当待干戈戢,且愿抚惻嫠(孤苦之人)与寡妇”的紧迫感,尽心安抚孤苦灾民,放缓催征以前的欠款。晚年任职苏州,怀着“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的责任感,严整吏治,打击豪猾,境内豪强收敛,民风清正。

韦应物的清廉自守,近乎严苛。这份操守贯穿始终,从未动摇。卸任滁州刺史时,他囊中羞涩,无钱返乡,只得在滁州西涧结茅庐暂居;任职江州之时,他体恤灾民,日常用度极简,始终洁身自好;待到晚年执掌苏州,任满之时竟身无余财,没法归乡,只得寄居永定寺,租田自耕勉强度日。身处苏州这个“十万夫家供课税,家家门外泊舟航”(白居易诗)的繁华富庶之地,却能坚守寒素本心,这股清贫节操,足以光照千古。后人感念其德,尊称“韦苏州”,奉为千古贤守。

如果说为官品格的改变,是韦应物浪子回头最直接的表现,那么诗歌就是最好的注解。他把半生沉浮与自省写进山水,留下了众多优秀诗篇,奠定了他在唐朝诗坛的地位。他与王维、孟浩然、柳宗元并称“王孟韦柳”,是唐朝山水诗的代表人物。白居易对他推崇备至,赞其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得之体”,称当世无人能及。

这份山水情怀,是韦应物内心的真实写照。他虽身处官场,实则更向往归隐田园。他在《东郊》中写道:“终罢斯结庐,慕陶直可庶”,道明了不贪恋官场和名利,羡慕陶渊明田园生活的心境。如此通透的人生境界,清静淡泊的内心,让他的诗歌境界自然高远。他特别善于用最简单、最平淡的文字描写山水之美,朴素淡雅中,有若行云流水,意境天成。比如,我最喜欢的“山空松子落,幽人应未眠”“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等诗句,均是极普通的文字,却把清幽之感写得仿佛身临其境。

而千古名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更是以最简笔墨,写尽滁州西涧的清幽意境,让一弯寻常小溪名扬天下。作为安徽宣城人,我对韦应物更有一份特殊的乡情与敬意——他的父亲韦銮,曾任宣州司法参军,掌管刑狱治安,并在宣城官宦任上去世。宣城这片土地,既留下韦家足迹,也承载过诗人年少的牵挂与记忆。

正因如此,每当诵读韦应物的诗句,我都倍感亲切与自豪。这首诗让天下人记住滁州、记住安徽;而宣城与韦家的这段渊源,更让我这个宣城人多了一份独特的自信。向外界介绍家乡时,我常常骄傲地说:这里,是与韦应物家族文脉相牵、诗意相守的地方。

唐德宗贞元七年(791),韦应物在苏州逝世。其亲友、门生与当地僧人凑资,将其灵柩归葬长安少陵原祖茔,与亡妻元苹合葬。2007年,他们的合葬墓被意外发现。墓里无贵重陪葬,正如韦氏家训所言“缮筑铜漆,一不入坟,送以瓦器数口”。但韦应物为妻子书写的墓志和好友丘丹为他书写的墓志的出土,足以让这次意外发现在考古界有了它的地位。这两方墓志让我们对这位诗人的生平事迹,还有他的情感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肃读其中的文字,触摸这段真实的历史,心中满是敬仰!

韦应物曾给外甥卢陟写过一封信,也是一首诗,即《简卢陟》。这首诗也许并不出名,知者不多。但最后那句“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却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千年以前,韦应物经历半生风雨,浪子回头,铅华褪尽后的那份从容、豁达,全部被他融入了酒里,写进了诗里。今天的我们,也常常会迷茫、孤独、失落……这个时候,不妨读读他的诗,借他的一瓢酒,敬自己的一路风尘。



青史诗心

月亮出来了,我们跑到哪,它就跟到哪,像个调皮的小孩,怎么也甩不掉

遥远的儿时夏夜

□ 百夫长

放学归来,天气闷热,蝉声聒噪,看到二哥正和黑皮他们在堰塘里玩水。我与秋树、远宏急忙放下书包,脱掉背心,爬上一棵弯向塘中的柳树,先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随后大叫一声,扑通跳入水中。塘水飞溅,柳枝轻摇,几根丝瓜随之轻轻晃动。么妹也想和我们一起玩水,又怕被家里大人责骂,只好一个人背着书包气嘟嘟地朝家里走去。

堰塘横亘在我们家与么妹家之间,长数十米,宽五六米,中间最窄处,有一个由石砌成的“小桥”,可容一人通过。堰塘四周种有杨树、柳树、李树。靠近我们家这边的塘沿上,母亲种满了南瓜、丝瓜和芦瓜(葫芦)。

南瓜藤喜伏地生长,丝瓜藤、芦瓜藤则沿棚架攀爬而上。几个青色的小南瓜,怯生生藏在宽大的南瓜叶下,正等待着慢慢长大;南瓜叶形似手掌,叶片上布满毛刺;南瓜花硕大而金黄,花分雌雄,雌花留着结果,雄花可摘食。几条丝瓜挂在柳树上,随风摇曳,像一根根绿色的棒槌;瓜身圆润修长,间有墨绿色的纵向条纹,瓜尾开有粉嫩的黄花。芦瓜藤上全是黏质柔毛,叶片呈卵状心形;芦瓜顶部长有卷须,像鱿鱼的触角,遇到什么就攀爬什么;长大的芦瓜绿中带白,上小下大,细腰圆肚,模样憨拙可爱。

太阳慢慢落下去,炊烟袅袅升起。片刻后,母亲唤我们回去吃饭。我恋恋不舍地和秋树、远宏告别,

跟着二哥一起回家。待换上干净的短衣短裤,二哥从灶屋搬出小圆桌放在天井里,我负责搬椅子、端菜。菜例照是三菜一汤,有香煎小鱼干、清炒丝瓜、虎皮辣椒,再加一大碗芦瓜汤。菜种类不多,分量却足,都用大碗装盛。小鱼是前几日父亲去村东头小河里抓的,其余菜蔬皆为自家菜地所种。

母亲端出一碗小鱼干,让我送到对面么妹家。接过碗,发现里面有我最喜欢吃的小烧虾子。被油炸过的河虾全身通红,正在召唤我伸手去夹。我正想伸手,母亲一把拦住,说道:“就知道你馋,早给你留了。”言罢,母亲从橱柜里端出一个碗,里面全是油炸虾子。我顿时喜上心头。母亲夹了一只最大的虾子塞进我的嘴里。我捧紧碗沿,一边嚼着虾子,一边飞快地向么妹家跑去。

到么妹家时,菊香婶正在灶屋炒菜。裴师傅坐在小餐桌旁,就着两样小菜在喝酒。我把小鱼干递给菊香婶:“婶,这是我妈叫我送过来的。”菊香婶笑着说:“多谢了。你裴伯伯正唠叨今晚没有下酒菜呢。”我问:“么妹呢?”菊香婶说:“她在房里写作业呢。”这时,我的肚子开始“咕咕”地叫唤起来,大概是家里的那碗虾子在想我了吧。于是,我和菊香婶、裴师傅告别一声,准备转身回家。出门前,菊香婶让我带回去几个又大又香的苹果瓜。

回到家,我把苹果瓜交给母亲,

端起碗开始吃饭。堰塘里,青蛙“呱呱”地叫唤着;草丛中,不时传来夏虫“唧唧”的鸣叫声。正吃着饭,突然听到“嘎吱”一声,一缕灯光从堰塘对面透出来,原来是菊香婶端着饭碗走出来了。菊香婶站在一棵白杨树树下,向母亲打招呼:“阿弟妈,俺们今天做了辣煎煎蛋,叫阿弟过来夹一点。”母亲回道:“么妹妈,不用了,俺们都快吃完饭了。”后来,隔着堰塘,母亲和菊香婶拉起了家常。二哥很快吃完饭回屋了。父亲喝一口酒,吃一口菜,享受着难得的悠闲时光。

这时,我猛然想起下午和秋树的约定,等会还要去村西头玩打仗呢,便加快了吃饭的速度。我吃完一大碗饭,又喝了一碗芦瓜汤,抹抹嘴,对母亲说道:“我找秋树他们玩了。”母亲问:“作业写完了吗?”我说道:“早在学校就写完了。”母亲这才同意,又提醒我:“不要玩太晚了,明天还要上学呢。”我一边应着,一边跑了出去。经过么妹家门口时,看到么妹正在堂屋梳头发,便叫上了她。

刚开始,我和么妹在村道上慢慢走着,后来听到村西头传来的嬉笑打闹声,我们不由得小跑起来。跑着跑着,小南风吹起来了,吹在身上凉凉的。不知什么时候,月亮也出来了,我们跑到哪,它就跟到哪,像个调皮的小孩似的,怎么也甩不掉。



家在青山绿水间(摄影) 关巧明

众多摊主诚意满满,等待有缘的顾客,仿佛彼此赴一场热爱生活的约定,无需请柬

西湖地摊夜市

□ 艾虎三

围成的小池里抓小鱼。稍大一点的小朋友就跟着大人逛夜市,挑喜欢的鹦鹉、宠物狗等。渴了,喝点芽根竹蔗马蹄水、百香果茶,饿了有爆炒螺、炒粉,有猪肠碌,还有淋菜、浓稠海鲜粥。馋了,有美味的糯米糍、刚摘种的嘉宝果、百香果、青柠檬、茄子、玉米,色彩各异,满是收获的喜悦。

夜市里处处是鲜活的热潮,各种喜人的叶子深得我心,新鲜的鸡屎藤叶洗澡去痒,艾叶温中驱寒,祛风去湿可当香料用的蛤蚧叶、长达近两米的露兜树叶、短软而清香的簕竹叶,开始为端午节的粽子时刻准备着。新上市的辣椒、空心菜、青柠檬、茄子、玉米,色彩各异,满是收获的喜悦。

在市集上,还可以挑选各种可爱绿植。凉粉草、灯芯草、仙人掌、薄荷……买回去既可以当观赏植物,又可以药用。

这里是阳西美食江湖,各界民间美食高手纷纷亮相。这里也是小小的中药博物馆,还是从厨渣到厨神的必修之路。遇到不顺的就一路问过去。买了心仪食材却不会烹饪,摊主都会贴心教你。

热热闹闹的人群一望过去,感觉心里暖烘烘的。生而为人,需要点这样的人气滋养。那些室内的超市,总担心遭遇消费陷阱。在这里,感觉购买力特别强,几十块就可以买一大堆,多是实实在在、营养健康的乡土产品。经常有这样的场景:试子笑多少钱?8元。7元好啦!试一个,核小、皮薄、汁多,甜,值这个价。客人试了一下,还好,称旺一点哦,剪剪枝。好!买卖都欢心。露天剪发,10块钱一个人,按摩肩颈10块钱一次。既是逛街,也是散步健身,逛一圈步数可达1万。母亲说这里的夜市比澳门还热闹,只是几家露天KTV、广场舞的音响太大声。交织在一起,有点吵。

买点花生回去煮汤,买点白瓜回去晒瓜咸,买点酒糟补身子,再选一些摊主自酿的花酒果酒,捎带一点咸香芋头糕,甜糯桂花糕,感受简简单单的小美好。或者什么都不买,就这样慢慢地逛着,欣赏一场乡土美食博览。

买惯买熟了,彼此都有了牵挂。得知暴雨过后,大家各自安好,这种感觉真好。露天摊位,地为席,天为幕,众多摊主诚意满满,拿出自己与天地合作的佳品,等待有缘的、有缘的顾客,仿佛彼此赴一场热爱生活的约定,无须请柬。

诗苑

乡村电影

□ 欧家庆

在这多雨的季节
多想回到村下
在雨中,看一场电影

那时候,刚上小学
遇到村里请放映队
精神上贫血的年代,我们一班小伙子
过年似的,一朵花爬上小脸
早早搬上石头,放在晒场上占位

日落落岗
我国在灶头边,母亲揭开锅盖
一股热气扑到我的脸上
半锅稀饭还在翻滚

母亲捞起一碗有大米的粥
夹上几株咸菜
让我端到门口的树头下
晚风轻抚,转眼间
一碗白粥,风卷残云
母亲又给我捞出半碗
锅里,只剩下锅无米粥水
能照出母亲油菜花似的脸色

那晚,天空下起小雨,
母亲陪我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
为我撑开一把小伞
我发现她跑好多次玉米林
也看到她眼窝里打滚的泪水

后来,村里又传出放电影
我渴望看电影,又祈求不再放电影

长大后,我到外地求学
大学毕业后,我的户口在异乡落地

偶尔给母亲打电话时,还聊到童年
在晒场上看过的《地雷战》《地道战》《庐山恋》等电影
母亲说咱村早就没放电影了,
都守着电视和手机了

转眼间,母亲在乡间走过九十年了
与村口的老槐树同见村庄变迁

昨夜下起了雨,我在梦中
又回到乡村
天空依然下着童年的小雨
母亲打着雨伞,陪我在晒场看电影

阔大的银幕,飘着雪花
挂在树上两个高声喇叭,传出滋滋电流声

我停在弯了腰的母亲的身边
听到稻田深处,传来一片蛙鸣
蛩蛩寂寂的歌声
漫过童年的电影时光

静夜帖

(外一首)

□ 田夫

今夜,我独坐阳台
阅读天空飘过的云
云那么白,那么轻
流动,聚合,消散
像风中自由的乐韵
做些简单的事吧,比如
用最简单的语言来写诗
扔掉多余的修辞和隐喻
其实,这个观点由来已久
“在白纸上,坦坦荡荡造句”
这是写诗应有的模样
抑或就是我的
人生一场风雨后,天空
蓝得那么澄澈,那么简单
简单是生活最冷静的抒情
正如每次删除写过的诗稿
就像放飞一朵白云
放飞一次庸俗的自己

清晨帖

早上不慌不忙醒来
书柜、桌椅等老物件静候身边
我欣赏着这一如既往的寂静
“早安!”我对它们说道
朝阳穿过杯子透明的部分
我意外地发现
折射到天花板上的
虹影,像一群飞舞的蝴蝶
七彩斑斓,闪烁、跳跃着
我以婴儿般喜悦
抵抗新一天即将发生的困扰
日常那些泾渭分明的事物
是每天必须面对的艰难选择题
小稿似乎洞悉了我的心思
挨在身边,用头轻轻摩挲着
让我感到柔软的慰藉
突然觉得,偶尔慵懒的状态
原来是平凡的日子里
最简单的幸福